

奋进40年 追梦新征程 漯河建省辖市40周年优秀征文选登

伞起新生是吾村

■于安华

我的家乡是经济技术开发区邓襄镇于庄村。于庄村依河而生，曾经也因河受困。祖辈们守着这片天地，日子全仰仗天时。土里刨食的日子太过艰难，于庄村人不愿困于贫瘠、天命，硬生生靠着一双勤劳的双手闯出路、谋生机。

土地靠不住，手艺能养家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在物资匮乏的艰苦年月，手工作作成了全村人的希望。农闲时节，于庄村家家户户的小院里，劈竹、削篾、砸铁丝、穿线、缝布的声响日夜不绝。乡亲们就地取材、精工细作，编织日常炊用的箬篱、蒸馍篦子，打磨耐用朴实的油布伞。晴天时，村村村尾的空闲处晾晒的都是刚油漆过的雨伞。乡亲们利用空闲时间，或在家里，或在树荫下，一边聊天，一边忙活。

一把箬篱就要很多工序，砸铁丝、起头、加径、上圈、扣边、上把……他们都很熟练，有的人一天能做三四把。一把伞，要经过做骨架、包伞肋头、上伞箍、捆伞等工序。一件件朴素的箬篱、礞床，一把把厚重的油布伞，是当年村里人的生计依托，承载着家家户户生活的期盼。普通的毛竹、废钢丝、废旧

铁罐头盒，都在乡亲们的指尖变为谋生的物件，贫瘠的土地上开出了坚忍的希望之花。

手艺练成、器物成型，乡村闭塞，销路成了问题。我至今还记得长辈们为了将手工艺品卖出去，骑着二八式自行车远行谋生的模样，质朴又倔强，辛苦却坚定。

天未破晓、晨雾微凉时，他们背起沉甸甸的竹货、伞具，跨上斑驳老旧的自行车，踏碎晨露、奔赴四方。乡间土路颠簸泥泞，为了多卖一件货物、多挣一分收入，他们单日骑行百里，辗转周边乡镇、大小集市。

行路漫漫，省吃俭用。饿了，啃一口随身携带的干粮；渴了，喝几口井水；累了，倚树小憩、稍作休整；夜宿他乡，只挑集市旁最便宜的旅社将就歇息。

近处乡镇走遍之后，为了养家糊口、拓宽生路，更多乡亲远赴他乡。河北、湖北、安徽、西安、福建……都留下了于庄村手艺人的足迹。

1978年冬季，我应征入伍到东南沿海守边。1984年，也是我调到师后勤部的第二年秋天，我奉命为师军人服务社调梨，来到当时的安徽砀山。当地梨农带我看来园时，我远远望见两个骑二八式自行车的人，车后架两侧立

着熟悉的大伞。本以为他们是当地人，快走到跟前时，我才认出他们是老家同村的一位大叔和一个同辈人。

晚上，我把他们安排在招待所并带他们到附近的饭店吃饭。在聊天的过程中，我得知他们是乘坐亲戚拉梨的货车来的，还把要卖的伞和骑的二八式自行车一起运来了。

在聊天中，我得知当时村里存在最大的问题是销售，尤其是油布伞。省内的销售点就那么多，很多油布伞卖不出去。村里有一部分人到异地租房驻点、就地加工售卖。一把把油布伞，撑起了一个个普通家庭的生活。

那一辆辆碾过山河的二八式自行车，那一次次风餐露宿的千里奔波，镌刻着老一辈于庄人最坚忍、最质朴、最不服输的奋斗过往。

时代滚滚向前，岁月迭代更新。传统走街串巷、异地摆摊的经营模式渐渐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脚步。客源锐减，成本攀升、单打独斗难以为继，坚守多年的手工营生，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。乡亲们苦苦求索，一次次尝试改革良手工艺、变换模式，却始终难以突破发展瓶颈。

穷则思变，困则求新。谁也未曾料到，日新月异的数字时

代，为偏远乡村破开了发展僵局，让古老的于庄村涅槃重生。

2003年，网店的兴起让于庄村的部分年轻人开始试着在网上挂伞经销。2015年9月，电商浪潮赋能乡土，敢吃苦、敢变通的手庄村人抓住这个时机，升级了网络，加强了互联网知识培训。油布伞的销量一年比一年高，人们果断告别千里骑行、奔波叫卖的模式，勇敢拥抱新时代、抢抓新机遇。后来，更多线上平台的兴起，让于庄村的手工业对接上了全国大市场。

有一年国庆节，本家一个侄子结婚，我在村西头刚好遇到早年在安徽砀山相遇的那位大叔。他要留我中午吃饭，还说如今村里就开的有饭店，村里有个红白事，都不用出村办宴席了。

我问他现在还出门卖油布伞吗？他笑哈哈地说：“如今有了互联网，就不用外出售卖了，做伞的材料也是线上采购的，线上对接订单、分析市场行情。曾经闭塞落后的村庄，凭借一根网线将货物卖到各地。”

我说：“老手艺在传承中创新，旧产业在变革中升级。”

大叔介绍，祖辈流传的纯手工竹架油布伞，经过反复改良打磨，升级为坚固耐用、性价比更高的钢架防雨布伞。伞具品类不

断增多，家用雨伞、摊位经营伞、户外遮阳伞、大型防雨雨棚等产品应运而生，品类齐全、实用性强，广受市场青睐。昔日耗时费力、效率低下的纯手工作升级为标准化、规模化、机械化生产，生产效率大幅提升，人力成本大幅降低。

产业兴旺，百姓安居。曾经被迫背井离乡、外出务工的村民，如今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、顾家兴业。人人有活干、户户有增收，村民的日子蒸蒸日上。曾经坑洼泥泞、雨天积水的乡间土路，硬化为平整通畅、户户连通的水泥大道。家家庭院整洁有序，街巷干净通畅，村容村貌焕然一新。

曾经只为温饱奔波的于庄村，如今文化活动丰富多彩，邻里和睦守望，文明乡风蔚然成风，一派安居乐业、欣欣向荣的和美景象。

我脚下这片土地，见证过困顿岁月，记录过先辈千里谋生的艰辛，沉淀过传统手工艺的质朴坚守，更绽放过数字赋能、产业振兴的时代芳华。一把小小的伞具，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与汗水，见证着于庄村的蝶变与腾飞，更是中原大地万千乡村向阳生长、逐光振兴的生动缩影。

流金岁月

那本集邮册

■鹿晓波

家里有一本40年前外婆买给我的集邮册。这些年，我外出读书、工作，几次搬家，在离家1700多公里的中原小城生活了二十多年，许多旧时的物件都留在了故乡，唯有这本集邮册一直带在身边。册子早已泛黄，边角微微翘软，向上翘起。每次翻开，那些久远的往事就浮现眼前，恍如昨日。

早年，父母因为工作两地分居。父亲一个人在南宁，我跟着母亲在一个边远小城。母亲工作忙，我出生后，外婆不放心，便从老家过来帮忙看顾。当时交通不畅，年过六旬的她走了五六个小时的山路，又坐公共汽车再转火车，奔波近两天一夜才到达。为了外孙，外婆远走异乡。这份沉甸甸的疼爱，贯穿了我整个童年。

在我4岁多的时候，父母同时调回了老家县城工作。外婆家离县城有十来公里的路程，只要学校放假，我就会跟她回去。外婆家院里有棵蟠桃树，品种好，果实大，特别甜。每当蟠桃成熟时，村里的孩子就会爬上去去大快朵颐。有一次，看到比我小的的小伙伴都可以爬上去摘果子，我也跃跃欲试。外婆看到后满脸惊慌，叫喊着赶紧跑过来将我稳稳拽下。不顾自己年近七旬，她双脚慢慢踩着底部的树枝攀上去，一只手指攥紧树枝，一只手脚吃力慢慢把那些比较低的果子摘下来让我接着，用水洗干净才让我吃。

外婆照顾了我11年，从牙牙学语到懵懂少年，是给我温暖陪伴我最多的人。无论我多调皮，她都从未苛责半句。母亲兄妹四人，当时和我年纪相仿的孩子有好几个，外婆都没有管过他们，把所有的偏爱都给了我。所以，当别人问家里谁最疼我时，我总是自豪地说是外婆，还信誓旦旦地说等长大后工作后要给她养老。那时的我不知世事无常，很多事情总是不能如愿。

我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收集邮票。上了初中后，我的邮

票越来越多，就想换一本大的集邮册。有一次外婆过来，带着我去买了这本集邮册，花了十块钱。我开心了好长时间，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放在床头。后来听母亲说，为了给我买这本集邮册，外婆早上五点起来，用竹竿套个袋子，和舅舅一起把蟠桃一个个摘下来，趁新鲜拿到镇上蹲守一日才换来了这十块钱。她一生节俭，平时大多是咸菜、青菜佐粥度日，却为了外孙的一点儿欢喜倾尽全力。所以，这本集邮册承载了外婆最朴素、最深沉、最无私的爱。

人的一生有许多温暖欢喜，亦藏着数不尽的遗憾悲伤。买了这本集邮册后一个多月，一天放学回家，母亲难过地告诉我，外婆因为高血压导致脑出血，正在医院抢救。我赶到医院时，外婆静卧在病床上，意识昏沉。亲戚们说，她已经认不清人了。我不相信，固执地拉着她的手轻轻喊她。片刻，外婆缓缓睁开眼晴望向我，嘴唇轻轻翕动，似有话要说，却听不清。但我确信当时她肯定认出了我，她应该是叫我的小名，想和我说话。毕竟，我是我最疼爱的外孙啊！

因为要上学，母亲没让我在病房陪护。第二天我再想去的时候，外婆已经被带回老家，过了一天便去世了。那时年纪小，母亲不愿我直面生离死别的场面，没让我出席葬礼。年少的我不懂天人永隔的悲痛。随着年龄增长，我每想起一次就痛一次，懊悔没有在医院时刻陪护着她，没有出席她的葬礼，没有送她到墓地……

后来，我考上了大学，参加了工作，成家立业，生活稳定，可外婆再也看不见我的人生。那句给她养老的诺言永远没有了兑现的机会，成了横亘在我心底无法弥补的缺憾，也深深体会到人生最难过的事情莫过于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。

时间走得太快，一转眼，外婆已经离开了40年，老家的蟠桃树早已不见了踪迹，旧时庭院也不复存在，唯有这本集邮册始终陪伴着我……

人在旅途

冢马村行思

■马国明

我的故乡是郾城区龙城镇冢马村。1985年10月，我从军离家，背着背包离开村子，再回来已是40多年后。

冢马村有400多年历史，村子得名于两座古冢。村里老人相传，明朝万历年间，马氏兄弟从山西洪洞大槐树迁徙而来。走到这片有两座古冢的地方，他们放下行囊，在冢南地势高的地方搭起窝棚，垦荒播种，安下了家。“冢”字后面

加个“马”字，冢马村因此得名。祖先选这块地，看中的就是两冢之间地势高、排水好。古冢所葬何人，无碑无谱，无据可查。

去年春天，跟老战友去龙城镇办事，老伴儿也跟着。车正行走，老战友说：“你看，那就是原来双冢的地方。”我望过去——一片宅基地，几栋刚起好的平房，哪里还有古冢的影子？过去郁郁葱葱的野酸枣树也一棵都没有了。我心里“咯噔”一下。车停了，我在那片宅基地前站了好一会儿。

地图上还标着“东冢”“西冢”两个地名。据老战友讲，我走后没几年，村里平整土地，两座古冢先后被推平。相距千步的两枚“时光印章”，被抹平了。

冢平了，可马姓兄弟踩下的脚印抹不掉，几百年的人间烟火断不了。2017年建村，村里收集总结村史、建村史馆、犁、耙、织布机、马灯、米

斗……都是一家人一户捐出来的。这些老物件摆在那里，展现的是时光的重量、历史的重量。“不论人在何方，都别

忘了冢马这个根。”这是村史馆里的一句，与我父亲生前常念叨的“心田里只种直的，不长弯的”那句是一个理。父亲要是活着，来这村史馆转一圈，大概会说三个字：“这村，中。”

相传东冢出过金碗金筷。谁家红白事有需要，就去冢前烧炷香借来用，用完洗净归还，从无村民失约。后来有一回村民借走没还，宝物就再没露面。老人讲起这故事语气平静，不像惋惜金银，倒像在说家训：金碗不是金，是“信用丢一回就捡不回来”的老理。400多年了，村里人这口气没丢。村史馆里列着从村庄走出的贤能者：有教书的、行医的、参军的，还有考出去的大学生，一批接一批，把冢马人“肯下力、不弯脊梁”的劲头带去了天南海北。

冢马村民风淳朴，邻里间常来往，和睦融洽，亲密得像一家人。乡规村风在口口相传中代代赓续，像沙澧河的水，拐多少弯也不改清澈本色。如今，柏油路铺到了家门口，沟渠清得见底，小菜园生机盎然，鲜花随处可见。村头几个老太太在晒太阳、拉家常，脸上挂着笑，看着都舒坦。

从村里出来，我和老伴儿沿着河边走。她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冢没了，可冢马村还在。”我没接话。风从那片宅基地的方向吹过来，带点黄土和新砖的味道，不凉不燥。双冢不在了，可沙澧有声——那声音，是冢马人走多远都认得的乡音。

心灵漫笔

桂花香

■韩芳

“我们的日子每天都在重复。”有天晚上，女儿认真地说。她抬起头，明亮的眼睛盯着我，和平时聊天时的表情不太一样。

“每天上学、上课，放学回家弹琴、睡觉……每天好像都一样。”她进一步解释。

好像是这样的，我认同她的话。但是又好像不应该是这样的。

第二天早晨，刚出家门，我的想法就发生了变化：每一天都是不一样的。因为，我闻到了桂花的香气。

楼下，香气丝丝缕缕，直往鼻子里钻。我抬头认真看，才看到楼道口种着的两棵桂花树。西边的那棵开得繁茂，树冠如伞一般，圆乎乎的大树，浓绿的叶子中间冒出来的都是桂花。东边的那棵叶子有些稀疏，大约是阳光被遮挡住了的缘故。

往前走，我们发现楼前的小路边也种着一排共五棵桂花树，像排排坐吃果果的小朋友。树身高低都差不多，开着许多小花。

深吸一口气，桂花香气弥漫。

“妈妈，草坪里面还有两棵

桂花树。”女儿伸着胖乎乎的手，指着前方白色小鹿雕像的后面——两棵桂花树一左一右，仿佛小鹿的保护者。

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，住的楼房被桂花树环绕，怪不得一出门就能闻到桂花香。

“我很喜欢桂花。它不仅香，还能做很多好吃的。”女儿坐在我的电动车后座上，叽叽喳喳地说，“妈妈，桂花都可以做什么吃的啊？”

我想起了琦君的那篇《桂花雨》，里面有许多桂花的用处。我告诉女儿，桂花可以做桂花糕、桂花饼、桂花糖……

“我知道了，桂花还能泡茶，还可以做桂花枕头。”她开心地补充道。

桂花的用处那么多，颜色却不多。金桂是金黄色，丹桂是橘红色，银桂是银白色。桂花的花朵那么小，躲在叶子后面。即便长在叶前，在细长的枝头上也不容易看见。别的花，开的时候姹紫嫣红，挨挨挤挤，挤在枝头，让人眼前一亮。它却默默无闻，毫不张扬，偷偷地开花，直到闻到花的香味，才恍然：桂花开了！

桂花开在秋天，算是适宜吧。秋天是五彩斑斓的，更是

瓜果飘香的季节。秋天有淡淡的愁。天气由热转凉，人们身上的衣服也是在慢慢加厚。某一个早晨，忽然就能感受到凉意。人的愁绪，也长出那么一缕两缕。这个时候，猛地一阵桂花的清香袭来，真的别有一番滋味。

桂花开花，不择地方。家里家外，都能闻到桂花香。工作的地方，也有意外的惊喜。

前几天，只要走出办公室，就会闻到桂花香。我四处寻找，原来是门口天井处从负一楼伸出来一棵桂花树。桂花树还没长到一楼平台高，但是花香已然飘了出来。

一入秋，仿佛走到哪里，都能撞到桂花盛开。

我在单位溜达，睁大眼睛四处瞧，再用鼻子深吸一口空气，循着桂花的味道，找到了单位大厅旁边的两棵桂花树。桂花树不大，比周围的冬青树高了那么一些；伸出的枝条也不够丰满，有些嶙峋的味道，但是依然有倔强的桂花在秋风里开着。

闻着桂花香，我心想：放学的时候，一定拉着女儿来闻一闻不同地方的桂花的味道，让她再来感受感受，日子每一天，都是不一样的。

赶路，步履匆匆，很少静下心来留意身边的风景与变化。今日慢速前行，才恍然发觉，街巷早已悄悄改变。路边的绿植换了新的，街边闲置的小店悄然翻新，街角人家花坛里的雏菊悄然绽放。原来季节辗转，时光悄然流逝，我们身边的一切都在不动声色中慢慢更迭。

缓缓骑行，穿过整洁的街巷，路过烟火温柔的市井，一路清风相伴，一路秋意相随。穿过三条街道、经过三所学校，我便抵达了目的地——我的工作地。

清晨七点，晨光正好，秋风温柔。整理好心情，做好值班准备，褪去慵懒，满怀热忱。

崭新的秋天，崭新的清晨，崭新的日常，一切温柔且向上。你好，崭新的每一天！



诗风词韵

桂花落

■龙熠

渐渐索索的金黄
洒满你绿色的衣裙
秋风起，雾影绰绰
隐约着渐落的秋日
有着金子般的内心
却如瓷一般的脆弱
头顶上的一声雁鸣
你便碎裂成月色的忧伤
千粒万粒的
躲在秋的身后
在深秋里告别
你凋谢成
一条流动的香河
忽远忽近的
都是蜂翅下翕动的风铃

秋深

■宋离波

风踮着脚，攀上了树梢
是落了半截蝉声
晃，一下子深下来了
秋色
悄悄往黄里沉了一寸
沙澧河的水
也悄悄凉了半指
暮色
把枝丫的影子
剪碎在地上
风悠悠掠过
整片的芦苇
摇起了一片干净的白
把暮色都摇得软了下来
我站在风中没动
细碎的沙沙沙贴着耳廓
凉意扑来
天又暗了一点
秋，就这么深了

国画 月里仙林落浅黄
王冠豪 作

秋心

■朱红蕾

人到中年
我是一下子跌入秋天的这些年
我依旧对人生一无所知
岁月改变着我
生活拆解着一段段密码
一些东西从我身上褪却
一些东西留下来
这些年

我依然保持着一些习惯
依旧具备热爱的能力
从不遏制任何成长
一些本真的东西愈加明确
勇气和自由仍然幸存
我希望，我能与自然和宇宙
发生更多的联系
像土地孕育万物一样辽阔
我希望，我依然被时间祝福
一路汹涌向前